



大会

第七十七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

2022年10月2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纪录

主席： 佩里斯先生（斯里兰卡）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99 (jj)

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关于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方面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联合小组讨论会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与第四委员会主席、阿曼的穆罕默德·哈桑大使阁下共同主持本次会议。我们商定轮流指导会议进程。因此，我将主持会议进程的前半部分，哈桑共同主席将主持后半部分。

我热烈欢迎各位出席根据第76/55号决议召开的第一和第四委员会本次联席会议。我特别热烈地欢迎主任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阿德德吉·埃博先生；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代理主任尼克拉斯·赫德曼先生；以及我们专题讨论小组的嘉宾：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奥姆兰·沙拉夫先生；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赫尔穆特·拉戈斯先生；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Nayef Al-Rodhan先生，他将远程与会；北京理工大学的王国玉先生，他也将远程与会；以及卫星工业协会的珍妮弗·沃伦女士。

如何最好地将外层空间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是委员会多年来都审议的议题。第一委员会在议程项目9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议程项目99“全面彻底裁军”分目(cc)“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下审议了这个议题。第四委员会在议程项目45“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下审议了这个议题。本次联席会议为两个委员会的成员提供了共同审议此议题的综合论坛。今天联合小组讨论的方案已提前分发；正如其中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会议将审议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可能面临的挑战这一一般性议题。

我现在请埃博先生在委员会发言。

埃博先生（联合国裁军事务厅）（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在本次联席会议上向第一和第四委员会的成员发言。我本人欣然与共同主席一道与会。与佩里斯大使一同与会，总能从中获得富有哲理的教训。而且，我高兴见到了哈桑大使，并且同他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交流。我期待很快去拜访他。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持续和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和密切合作。

我们是在主要军事大国之间的冲突增多的时期开会的。这些冲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2-65688(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波及包括外层空间在内的新领域的现有敌对行动。秘书长在其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中指出，

“外层空间历来公认是一个全球公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外层空间若得到和平、安全、可持续利用，将造福全人类，惠及今世后代。外层空间的治理安排，包括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是在完全由各国各自开展活动的年代建立的，仅就管理外层空间交通、永久定居天体和资源管理责任提供一般指导。……空间资产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外层空间系统对于理解和解决全球问题，如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行动至关重要。这些发展中很多都是由私营部门行为体推动的。[一些发展]也对安保、安全和可持续性构成新的风险。外层空间不断加剧的拥挤状况和竞争可能危及子孙后代进入和利用外层空间。我们的治理和监管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以保护外层空间这一全球公域。”（A/75/982，第90段）

保护外层空间这个没有冲突和武器化的疆域仍是一个紧急的优先事项。这就是为什么秘书长打算召集外层空间方面的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对话，作为将于2024年举行的未来峰会的一部分。该对话的目的不是取代国家在塑造国际治理的未来中必须发挥的决策作用，而是提供一个机会，把政府间安排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并在现有的工作流程中注入一种紧迫感。因此，我们希望，本次联席会议将有助于会员国就该峰会的筹备、会议成果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的作用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些联席会议已显示出召集外层空间政策界的有关各方以分享其各自经验并确保协调工作的重要性。它们也是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并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协作的一种手段。因此，我期待小组成员的通报。我希望接下来的会员国之间的互动对话将指导我们现阶段为将于2024年举行的峰会进行的筹备。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他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被迫发言，尽管我们原本希望在主任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之前发言，我们现在仍愿意这样做。在继续着手进行我们的工作方案之前，我们想分享我们对大会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有关外层空间问题联席会议的工作方案草案的想法。

我们认为，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大会及其委员会是政府间交流的平台。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审议了本次联席会议的议程草案。我们认为，该议程应侧重于国家间交流看法。虽然非政府实体将阐述各种做法，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代表团之间交换看法之后再听取非政府组织阐述其做法。此外，我们对本次联席会议的议程草案由秘书处提交一事表示严重关切。但是，它在编写过程中没有与各国讨论。结果是，出现了多种问题，特别是对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来说。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议程草案是由秘书处提交的。然而，在这方面，秘书处对会员国发挥的作用应严格限制在行政和补充性角色。与此同时，议程必须得到会员国的同意，不应该在会员国中挑起或提出任何问题。就我们而言，在第一委员会会议间隙的早期，我们就对多个问题提出了疑问。具体而言，我们不明白在任命本次会议上代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小组成员方面使用了什么标准。我们认为，在非国家实体的代表分配、特别是地域代表性方面缺乏均衡。发展中国家在受邀的联席小组中缺乏代表性，尽管我们也想听听来自这些国家的小组成员的发言。此外，我们已经荣幸地有机会在多个其它相关论坛、特别是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听取了多位专家的意见。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现状，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对非政府实体在本次会议上所做通报和报告的附加值提出了重要而且有确凿根据的问题，特别是有鉴于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包括用于政府间讨论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就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有关外层空间活动安全的问题开展均衡的讨论。

鉴于进一步讨论议程草案可能占用会员国用来审议实质性问题的时间,并且考虑到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准备在本次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展现出灵活度。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秘书处和两位共同主席对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做出一些澄清。我呼吁秘书处顾及我们的关切,确保在筹备2024年下次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时将其考虑在内。我们真心不想看到当前的情况重演。如果这样的话,俄罗斯联邦将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以制止这种做法,防止有失均衡的通报和报告,它们有可能导致在这些联席会议上有所失均衡的讨论。

佩里斯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请古巴代表发言,他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

Carral Castelo女士 (古巴) (以西班牙语发言): 古巴感谢本次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联席小组讨论会提供机会,讨论一个被这两个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列为优先事项的如此重要的话题。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未来要继续这些讨论。但是,我国代表团对我们选择专家小组成员所使用的程序表示关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一位专员小组成员抱有任何关切。相反,我国代表团关切的是在这个议程项目下遵循的程序。我们本来希望看到会员国之间进行事先磋商来决定这一进程。我们再次注意到,这一进程没有考虑到必要的公平地域代表性。我们也不清楚在这次联合辩论中任命小组成员所使用的选择标准,不清楚选择和任命今天将向我们通报情况的同事的授权究竟来自哪里。

佩里斯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请叙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阿什卡尔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将做简短发言。我赞同我的同事即古巴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对这次联席会议挑选专家和发言者的过程所表达的关切。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考虑地域平衡,以涵盖与本次会议所讨论议题相关的所有方面,并使其更具包容性。

佩里斯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要提出几点意见。我对大家所提问题的共同回复是,刚才的意见都提得很好,因为凡事总有改进之道。我以本人和共同主席的名义请大家放心,无论作出什么决定,都是为了第一委员会的最佳利益。如果用法学术语来说,这不是放弃成员的权力。成员们应该记住,之前提出的问题也已在主席团提出。它们已经经过审议。已有一个机制得到落实。我相信,成员们都了解这个机制。主席团给各区域集团写了一封信,请求提名,理由与刚才提到的完全相同。主席团请它们提出一名合适的候选人来表达它们的看法,此外名单上已有三人。我向各位成员保证,主席团非常通情达理。主席团成员意识到,这个计划更好。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收到对我们请求的积极回应。没有提名。也许这是因为时间紧张。我们甚至建议,任何想要从区域集团发言的人都可以远程发言,这样会更容易。请放心,这一程序没有暗箱操作,这只是以非常开放的心态来处理这一问题。当然,不同成员会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可以大幅扩大发言者的覆盖面。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一努力未能成功。我很高兴各位成员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意见。我相信,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将得到充分考虑,并将反映在我们今后的立场中。

哈桑共同主席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要欢迎大家参加这次会议。我们作为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这次联席会议的共同主席,以非常客观的方式讨论了这一议题。作为第四委员会主席,我要强调我的同事即第一委员会主席就我们向各代表团提供的磋商和提名机会所发表的意见,这些磋商和提名机会没有按要求实现。

然而,在这方面,我要指出,我完全赞同俄罗斯联邦、古巴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实际上,我们开展的讨论是由会员国掌控的。这是由会员国驱动的活动。我非常感谢它们表现出的灵活性,并向它们保证,联合主席将认真考虑它们的所有意见。它们提出的观点将在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得到考虑。我还要向它们保证,第一委员会和第

四委员会的主席有责任反映会员国的立场。在这方面通过的任何决定都必须以会员国的同意为基础，会员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邀请海德曼先生向委员会发言。

海德曼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在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关于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这次联合小组讨论上发言。

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在2015年（见A/C.1/70/PV.13）、2017年（见A/C.1/72/PV.11）、2019年（见A/C.1/74/PV.20）以及今天举行的联席会议证明了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外空厅）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的共同承诺。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以及随后各项决议启动了我们两个办事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与协调。几十年来，外空厅作为一个秘书处一直处在最前沿，协助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成员国进行外层空间活动的全球治理。外空厅作为一个联合国实体，还建立了一个涵盖外层空间科学、技术、法律 and 政策的强有力能力建设方案，作为缩小各国能力差距的一种手段。我们通过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加强努力，包括在空间可持续性方面，尤其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0多年来，外空厅根据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授权维持射入外层空间物体总登记册。登记册是实现条约规定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要求的核心机制，也是支持新的和新型空间任务的关键，如巨型星座、主动清除碎片和在轨所有权转让。

近年来，我们看到，关于在轨空间物体状态变化的通知、关于重返大气层事件和空间物体入轨的信息以及用于加强空间作业安全的类似信息呈指数级增长。任何旨在解决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广义行动都必须与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发展需求相关联。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应如何进一步彰显空间探索、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的未来作用，使之成为我们应对全人类全球挑战的努力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外空委和外空厅的一个核心领域。

今天，在利用空间和我们从轨道活动中产生的解决方案方面存在差距。我们必须努力使空间解决方案真正普惠。展望未来，空间在任何时候都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去年，即2021年，大会通过了“空间2030”议程：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第76/3号决议）。明年将举行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然后，我们将期待2024年的未来峰会。

与此相关，秘书长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鼓励外空厅继续开展能力建设，提高人们对空间工具满足发展需求的认识。

我期待今天的小组讨论和后续互动对话。使外层空间始终用于和平目的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从空间相关角度来看，这必须是我们确保全人类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标。通过空间的可持续性建设地球上的可持续性正变得日益重要。

最后，请允许我邀请所有代表团在本次会议结束后留在本会议室，参加下午1时在第4会议室举行的午间活动，即我们关于空间促进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活动，观看联合国正在这里举办的关于空间促进我们星球的展览。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高兴地请小组成员发言，并要求他们将发言时间限制在七分钟以内。

委员会将首先听取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奥姆兰·沙拉夫先生发言。

沙拉夫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主席身份在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联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讨论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可能面临的挑战，并介绍外空委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情况。

自空间时代开始以来, 联合国一直是空间活动国际合作的中心。1958年的大会第1348 (XIII) 号决议认识到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在开展空间活动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因此外空委应运而生。

早在1959年, 外空位就成为大会附属的一个常设机构。大会第1472 (XIV) 号决议重申了委员会的作用, 并要求委员会审查国际合作情况, 研究可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的与空间有关的活动, 鼓励和协助各国实施空间研究计划, 并研究探索外层空间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

由于其任务授权和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委员会为组织召开迄今举行的三次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会议审查了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的实际惠益, 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以及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在支持全球和区域发展议程和为全社会谋利益方面的贡献。

历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都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举行的, 因为空间活动持续增多, 空间活动多样化, 并出现了新的行为体。尽管如此, 委员会的任务授权仍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以确保在执行各次会议的建议方面取得进展, 同时也逐步加强委员会及其科学技术小组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的任务授权。

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被定位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以及主要航天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之间对话的全球平台。成为委员会成员的国家数量已从委员会在1959年作为常设机构成立时的最初24个国家增加到目前的100个国家, 这一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委员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小组委员会的独特任务授权以及它在按照国际法开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作和外层空间活动全球治理方面的核心地位, 它们在制定和进一步发展联

合国关于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文书方面具有杰出的历史记录。

联合国关于外层空间的五项条约是: 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关于援救航天员, 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体之协定》、《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以及《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其他文书包括: 大会1963年第1962 (XVIII) 号决议通过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原则宣言(《外层空间条约》的前身), 以及关于外层空间活动的四套原则。

此外, 委员会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和《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重要文书。还有一些关于发射国概念、登记做法和国家空间立法的重要决议, 支持各国履行外层空间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在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60多年治理和外交活动中, 各国、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实体的空间活动不断增加, 当今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正在为可持续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通过其议程以及工作组和专家的工作, 不断监测空间技术进步和日新月异的空间议程, 以期制定反映空间活动复杂性的新机制。为应对这些事态发展, 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继续在若干领域促进多边主义和共同点, 其中包括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空间碎片减缓和补救措施、空间探索、空间资源利用、空间交通管理, 以及一系列涉及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的项目。

若干工作组正在根据多年期工作计划进行审议, 例如那些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以及空间资源活动所涉法律问题的工作计划。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多年来,委员会审议了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不同方面。2010年,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其议程上增加了一个关于这一议题的议程项目。在这一项目下,委员会成员通过其专门工作组和附属专家组进行了深入辩论和谈判,内容涵盖诸如空间碎片、空间环境认识、空间气象和监管制度等至关重要的议题。

2019年,外空委通过了《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准则》虽然是自愿性的,但却代表了宝贵的政治共识。其中概述了确保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特别是加强空间行动安全的国际公认措施和承诺。

该委员会是就有关实施和审查《准则》的问题继续进行制度化对话的主要论坛,一个新的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工作组目前正在努力发现和研究各项挑战,并考虑可能的新准则;分享国家自愿执行已通过的《准则》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提高认识并建设能力。

去年,外空委进一步重申了其作为推进外层空间活动多边主义的独特平台的作用,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了《2030年空间议程》和执行计划,这是一项前瞻性战略,旨在重申和加强空间活动和空间工具对实现全球议程的贡献,解决人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关切。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2030年空间议程》(第76/3号决议)也大大有助于规划今后外空委对外层空间活动全球治理框架的贡献。《2030年空间议程》表明,联合国会员国致力于促进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外层空间条约,执行有关原则和大会决议,并致力于确保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和保证对外层空间环境的和平利用。

在《2030年空间议程》中,会员国处理了在开展外层空间活动方面的变化,此时出现了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代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实体(包括行业和私营部门)参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以及开展空间活动的事业。这些承诺也包括确保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在外层空间事务厅的支持下,作为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独特平台,继续酌情应对这些变化。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员会观看通过负责任行为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赫尔穆特·拉各斯先生预先录制的发言。

在会议室播放了预先录制的发言视频。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Nayef Al-Rodhan教授发言。

Rodhan先生(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将涉及有关外层空间地缘政治、治理和潜在可持续性的一些概念框架。在七分钟的时限内,我会尽量快速发言,但如果有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很乐意在问答环节中作答。

为什么外层空间很重要?我要说的大部分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了再次强调,我无论如何还是要说一说。外层空间对我们的集体未来而言是一个启发灵感、至关重要和影响深远的领域。它对于各国在地缘政治现实和地缘战略当务之急方面开展合作也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人类都越来越不可逆转地依赖外层空间来满足日常需求。这些需求包括经济繁荣、安全、导航、外交、可持续发展目标、供应链、网络领域和军备控制等等。

外层空间是我们所说的前沿风险,这意味着它对我们的集体未来至关重要。它也是一个创新前沿,其巨大的技术创新附带利益对我们大家都有用。它也是一个全球公域,因此它属于每一个人,人人有责任保护它的安全。然而,外层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拥挤、竞赛和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外层空间遭到任何破坏,无论是意外发生还是故意为之,都将造成严重后果,并将对所有空间资产产生影响。正如我之前所说,外层空间是每个人的责任、机会和潜在问题。因此,我们同舟共济。

空间安全与地面安全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此外,空间可持续性、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等颠覆性技术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因此,如果外层空间变得极度安全,那就不是厚此薄彼的不安全,而是对所有人都不安全。

外层空间有哪些重大问题?大多数成员都知道,但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些问题包括:空间碎片问题,包括反卫星试验,特别是在低地轨道上;外层空间关键和危险的军事化,因为不幸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空间军备竞赛;空间交通管理;空间法律空白;缺乏信任、透明度与合作;自55年前,即1967年通过重要的《外层空间条约》以来,缺少有约束力、甚至无约束力的协议;空间资产,特别是私营部门的空间资产激增;外层空间偶尔发生的恶意活动,包括动能打击、黑客攻击、堵塞甚至欺骗;当然还有经济竞争和资源争夺。

以下是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过去几十年来,联合国凭借其各种文书,在日内瓦和维也纳,在大会,裁军谈判会议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作出了不懈努力,开展了出色工作,值得赞扬。如前所述,美国单方面禁止反卫星试验,值得称道。我希望许多国家作出同样的努力。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联盟过去二十年来不断努力,试图就空间规范和行为达成共识,值得赞扬。虽然迄今尚未取得成功,但它们的努力值得我们感谢和鼓励。联合王国政府提议成立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也值得赞扬,我们刚才听取了主任的发言。

在外层空间问题上,今后的地缘政治和治理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们必须立即重视空间交通管理。这似乎是一枚“触手可及的果子”,尽管它可能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触手可及”。然而,这是一个亟待处理的问题。我们亟须努力清理太空,特别是低地轨道。这需要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在财政、外交和技术上作出合作努力。我们需要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双边、多边以及1.5轨和2.0轨对话——同时利用联合国现行政府间文书和

任务授权。我们也欢迎任何其他方式。我们必须努力制定行为守则,刻不容缓地实现空间非军事化。

我们必须加强所有国家的参与,无论国家有多小,即使它们没有任何空间资产。我们必须改变地缘政治思维模式,从传统的零和安全困境模式(这种模式行不通,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未行得通)转变为我所谓的多和安全模式和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我称之为现实主义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可以存在绝对收益和非冲突性竞争,因为世界越来越紧密地时刻相连,并变得深度相互依存。

我最后要说的话和关键信息是呼吁所有多方利益攸关方、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民间社会采取行动,确保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并注重外层空间的合作、科学和经济前景。还有一项对各国的特别呼吁,因为尽管可以理解,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支配着国家行为,特别是在一个自助自立型全球体系中,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以公正、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方式仲裁或强制执行这种行为。然而,确保可持续的国家利益最有把握的方式是实现国家利益与跨国利益、全球利益以及星球利益的调和。不这样做将是制造破坏、冲突以及集体损害的最有把握的方式,因为——我重复我早些时候说过的话——如果外层空间的不安全达到危急程度,这种不安全将不会是有选择的,而是各方均不安全。我想,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今天我们理应拥有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全球秩序,对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占据的负责任的繁荣和可持续的空间进行创意探索。

佩里斯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Rodhan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请通过视频链接参加我们会议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王国玉教授发言。

王国玉先生(北京理工大学)(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并荣幸地分享以下关于确认空间安保、安全、可持续性以及稳定的看法。我将探讨为什么以及如

何界定这几个词,并且简要谈谈空间安全面临的挑战以及前进的道路。

按照一般的外交做法,空间安保问题理应在第一委员会或者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讨论,因为空间安全始终与和平利用空间联系在一起,因而应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加以处理。但是,空间安保与安全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这些机构工作重叠,并且已经成为妥善发展空间外交与治理的障碍。此外,空间的可持续性应被作为空间治理的终极目标,而空间的稳定应是空间安保治理的终极目标。比较而言,空间的稳定理应得到比已有更多的关注。

至于说空间安保和空间安全,空间安保指的是没有蓄意行为造成的空间威胁,无论这些行为是否造成任何损害。空间安全指的是没有任何蓄意或意外行为或者由于疏忽或自然原因而导致的空间损害。在我此刻向各位展示的这张图表中,这两个概念的重叠部分指的是没有蓄意行为导致的损坏。在这方面,我谨就空间安保和空间安全发表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交叉和重叠。其次,空间安保和空间安全属于不同的层面,因为它们分别涉及威胁的状态和损害的结果。第三,对实践中某单一问题的全球空间治理可包含空间安保与空间安全两方面的关切。例如,对大型星座的治理整体而言是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它也可属于军备控制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范畴,只要有证据显示,它被用于制造空间威胁,例如,一国恶意接近另一国的空间物体或者采取其它军事性质的行动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空间安全应被界定为空间资产和活动未受损害的状态。至于说空间安保,它应从国家和国际角度进行界定。国家空间安保的定义是空间资产、活动以及利益不受其它方面的蓄意行为比如不友好、挑衅性的恶意空间操作的威胁或任何其它不利影响的状态以及执行相应的保障和应对措施的能力。国际空间安保涉及的是如何防止国家间的误解、

错误理念以及冲突,以及防止空间中的争端、紊乱和冲突升级。

至于说空间的可持续性,它包括三个要素:在某种速率或程度上维持某种活动、公平利用以及自我克制。自我克制可被作为在前两个因素之后提出的一个要求,这意味着,各方不应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空间自由与权利。以大型星座的迅速部署为例,各种行为体应适当考虑它方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此,空间的可持续性应被定义为本着自由与自我克制的精神,和平、安全、有保障、平等并且有效地探索和利用空间的状态。

至于说空间稳定,我将它定义为没有空间冲突、特别是没有空间武装冲突和空间战争的状态。谈到空间稳定的功能与特点,首先,它应被作为评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的各种国际倡议的优缺点的首要标准,评估它们是否有利于追求或者维护空间的稳定。其次,与空间可持续性相比,空间稳定主要侧重于某种主观视角,这意味着,在空间游戏中,没有哪个玩家真的愿意改变空间关系的现状,任何人都不该比如说通过追求空间优势而野心勃勃地不恰当地改变现状。第三,对于空间稳定方面的空间安全治理,建议提出三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全面性:各种挑战应得到全面审议。在审查每个特定问题时,应铭记空间军备竞赛、空间武器化以及空间变为战场的风险正在增多。第二条原则是利益平衡: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应以一种均衡的方式反映不同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条原则是自我克制,这意味着避免采取敌对立场和政策,避免采取可能导致误解和错误理念的不友好的挑衅性、甚至恶意的行动,即使这些行动并不为国际法明文禁止。

关于外层空间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鉴于时间有限,我将只简要地触及四种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对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术语缺乏准确的共同理解。第二个挑战是缺乏战略谅解。第三个挑战是缺乏必要的机制,如军事热线。第四个挑战是缺乏对现行法

律适用性的共同认可,即一般国际法是否或者如何适用于空间环境仍是一个未决问题。

根据我刚才提到的一切,按照安全和安保或者蓄意和意外行为这种二分法来界定多个联合国机构的工作范畴也许并不合理或者不可行,因为就单一议题而言,它们之间永远存在重叠,比如战略管理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这无非反映出全球空间治理的趋势。安全和非安全关切、军事和非军事事务,它们的互动越来越多,正在变得日益融合。事实上,这也反映出空间技术的两用性。

在此背景下,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做出适应性变化。今天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是对这些挑战的一种及时回应,为相关论坛交换看法提供了平台。但是,它是不够的。两点建议应当予以考虑。第一,应在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以及第六委员会——暨法律方面的委员会——之间建立定期的联席会议机制,因为除了国际空间法规定的问题之外,有待澄清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一般国际法在空间的适用性是一个紧急但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第二,应在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现有的联席会议机制下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或专家组,由来自各代表团的指定专家组成,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讨论如空间交通管理、空间危机管控、大型星座管理、行星防御以及探索和利用空间资源等话题。

佩里斯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美国卫星产业协会的珍妮弗·沃伦女士发言。

沃伦女士 (以英语发言): 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美国卫星产业协会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并在讨论和审议中代表私营部门发表意见。对于那些不熟悉卫星产业协会的人,我们代表60多家航天公司,涉及到航天工业从电信、物联网和宽带到在轨服务、太空运输和太空探索等未来应用的所有方面。我们是一个基础非常广泛的行业协会。

我想强调我们的卫星通信成员以及它们作为主要贡献者在确保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都能获得至关

重要的连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卫星通信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可以确保为所有人实现各国政府和国际电信联盟的普遍接入互联网目标无论他们位于什么地方。

今天,全球有5000多颗在轨运行的卫星,其中大多数是商业卫星,全球服务提供商、区域服务提供商以及世界各地的发射提供商计划在未来十年发射数千颗卫星。从各个角度来看,美国卫星产业协会成员企业和公司大量投资于并有赖于太空作为一个可行的可靠目的地。我真正想强调的是,保护太空作为目的地的可行性本身具有商业利益。正如王教授所说,空间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非常重要。不存在对于一种用途而非其他用途而言的分区或单独的安全。空间不分商业车道和政府车道,而是一个共享区域。因此,我们在保护和确保正在对这个目的地进行的投资、研究和创新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然的需要。

我们正在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的良好工作为基础,制定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美国卫星产业协会已根据这些准则,成立了我们自己的空间安全工作组。我们支持这些准则,并正在努力将其列入我们可以效仿和可供他人借鉴的最佳做法和原则,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其发展成评级系统的框架,确定任务是否可以持续。美国卫星产业协会支持发展这类评级系统。在美国,我们将其称为“良好的控制管理审批印章”,运营者、制造商以及新任务的支持者可以确保获得这一印章,以证明和展示其方法具有可持续性。

除了长期可持续性准则之外(我们支持该准则,美国卫星产业的各成员已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对执行该准则的意见,我们认为我们已与外空委分享了这些意见),美国卫星产业也在国家政府层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一些代表团可能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新的五年期任务后处置条例。美国卫星产业支持这项条例,并支持在卫星寿

命结束后尽快处置卫星,无论是在五年期内,还是提前处置。

按照现有国际标准、准则和预期的外层空间行为规范,美国卫星产业协会会员在设计有重返大气层功能的外层空间物体时通常都会要求航天器的设计、建造和运营须具备极高的成功处置概率,并且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在最后重返阶段在可能撞击地面时可能产生的碎片数量。这不仅关系到空间活动,也关系到太空对地球的影响。按照这种办法,商业卫星一般要在国际公认的伤亡风险阈值范围内,商业卫星重返大气层从未造成过人员伤亡。

我认为,让私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内尽可能广泛的团体在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基础上参与本次对话(以及可能的未来对话)将有助于促进政府的可持续性准则与商业可持续性准则保持一致。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同处一个空间,与空中的空间不同,我们无法划分不同的车道。

大约两年前,我们通过了空间安全原则,在我们讨论我们今天想在这里强调的一些挑战之前,分享这些原则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的空间安全原则分为三大主题:运营商在发射前可以做什么、运营商在常规运营期间可以做什么以及然后是运营商群体——不是单个运营商,而是运营商群体——需要承担的责任。

我将举几个发射前活动的例子。我们一直在倡导商业运营商在选择制造商和发射服务提供商时要考虑空间可持续性,有多种原因:确保将故障和碎片产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确保能够通过主动或被动手段,在地理上或非地理上对碎片进行追踪以及选择的设计能够在航天器被遗弃时限制对其他外层空间运营商造成影响。我们的网站上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我鼓励任何人都可以去看看,但这只是运营商开展一系列发射前活动的例子。

例如,运营商也应在运营期间尝试尽快更新位置信息,甚至在发射后立即更新。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前交会评估的价值是短暂的,随着轨道平

面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任何废弃卫星对轨道的影响。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正常运营期间,运营商需要负责监测航天器的健康和状态,并在异常情况变得严重之前发现它们。运营商应采取措施防止处置不成功,或者更确切地说,要采取措施确保成功处置。必须在任务结束前执行处置规则。等到出现故障时再执行已经为时已晚。必须确保落实安全规程,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行为体控制航天器或地面系统。同样,不仅需要为这些活动制定计划,而且需要在运营期间执行这些计划。

数据共享方面的合作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挑战领域,但我们商界正在尽最大努力加紧应对这一挑战。提高交会评估数据源的保真度和透明度非常重要。我们完全支持利用商业、政府和学术等广泛的运营商数据来源,及时向所有国际空间行为体传播透明、具有成本效益和准确的空间碎片监测信息,因为学术机构正在空间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卫星产业协会运营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标准机构的工作,以求努力增加数据交换需求,帮助开发适当的工具和算法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鼓励运营商(不论所有者是谁,也不管它们是商业、学术还是政府机构)拥有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分节假日全天候开放的沟通渠道,并确保这是一种双向沟通。当卫星运营商发送信息时,重要的是不仅要知道信息已接收,还要知道这些信息已被理解。来回沟通真的很重要。我们不仅希望发出通知,还希望确保它们得到理解,从而避免出现任何意想不到的后果。

空间-天气研究方面的合作以及空间天气对卫星运作的影响是我们认为需要增加数据共享和教育的另一个领域。减少空间天气对卫星设施的影响,如中断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三个重要领域是空间天气教育、发射前和运作中的可持续性措施以及频谱获取。我常常听到提到频谱获取时称之为防止有害干扰。这是它的一部分,但不是定义。保护免遭有害干扰非常重要,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确

保具备充足的频谱来满足当今和未来的用户是一个需要加强涉足空间领域的所有政府利益攸关方和联合国机构之间协作的领域。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以及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应共同努力,以确保能够为政府、产业界以及学术机构的各种空间需求和任务提供频谱获取。拥有充足的频谱用于未来的空间并非板上钉钉的事情。高度的协作与合作将备受推崇。

关于空间天气,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那样,我们认为,除了分享空间天气研究数据之外,拥有卫星运营商、已经开展空间探索和其它活动的国家还应为新入行者提供教育。我们正在努力自学,但是各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知识。重要的是,要帮助各国的新入行者了解风险和如何减少风险,因为一次失败或影响可牵连许多方面,可削弱某个本来可能更有益处的领域。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希望通过私营部门在今天这样的对话中尽可能与会员国协作等方式实现的价值之一是,了解今天哪些领域正在进行技术创新,无论是更高的保真度、空间态势感知数据、积极清除碎片技术和卫星服务、新的自动防撞能力,还是新的推进技术。这些只是产业界正在哪里进行投入的例子,可影响到政策讨论与走向。因此,我们致力于此,并欢迎今后能够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运营商一道努力。我期待大家提问。

佩里斯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在座所有代表团,感谢各位小组成员今天发人深省的发言。我谨花几分钟时间,请各位成员思考我认为的前进道路。

今天的讨论明确强调,对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监管需要进行非常细致和严格的审议。由于更加缺乏监管而同样威胁全球安全的其它技术领域包括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与外层空间一样,这些正在发展演变的部门也反映出二十一世纪新技术与其对战争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不幸的是,谈到外层空间,法律判例日益呈现出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即:外层空间不仅将被用来为武装冲突推波助澜,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而且还可最终成为战场,尽管国际社会——也就是我们自己——做出各种努力。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外层空间可能被作为军用并且可能被武器化,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最被政治化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因此,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我们自己均有责任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不仅产生了新的航天参与者,而且正如我们从沃伦女士那里听到的那样,现在它还吸引了有能力在通常的产业监管范畴以外利用空间技术的公司和个人。这就是她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情况。因此,亟须建立一个适当的可以接受的监管制度。但是,遵守该制度可采取的形式依然模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可表现为国家间更多的强制性和软性法律协议,正如我们一直在这里达成各种协议那样。但是,习惯国际法在具体针对空间的原则方面的长期发展将产生更多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减少空间资产目前对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短期而言,国家自身正担负起责任,制订国内法律,并监管国家空间技术。但是,这些主要侧重于监管空间技术的法律和商业开发,而不是外层空间的军用。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做什么?在我看来,要有效执行监管外层空间的法律,这些规章就必须得到国家自身的执行,以便制订监管外层空间的国际标准。在此之前,我谦恭地假定,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关注,继续秉持我们的基本人性,即使是在空间。这必须是支撑空间法律的基础,以便避免当前可能无法想象的局面。我只想请成员们思考这个问题。

我现在请我的共同主席、第四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

哈桑共同主席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感谢第一委员会主席佩里斯先生。我高度赞赏他的远见和关于外层空间有可能被变成军备或军备竞赛场所的宝贵意见。

毫无疑问,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我们联合国有义务确保当前从事空间活动的所有国家和未来将参与空间活动的国家能够从这个共同遗产中受益。有人说过,外层空间不是一场先到者有一切权利享受其裨益而后来者无法获益的竞赛。我想强调顾及这个层面何其重要。我还要强调,联合国是属于全人类的机构。它为每个人服务。我要强调今天一些发言者提出的感想,我的同事佩里斯大使早些时候曾中肯地指出,本组织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鼓励所有国家提出想法、提案和建议。我们必须加强外空国际合作的渠道。

我感谢所有小组成员进行发言和互动,感谢他们愿意回答所有问题,现在我要荣幸地共同主持我们讨论的第二部分,即会员国与我们小组成员的互动对话。没有固定的发言者名单,但我希望想要发言的代表团按下控制台上的麦克风按钮来发言。由于我们本次会议的时间有限,请所有发言的代表团尽量简洁,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在这方面,鼓励各代表团作摘要发言,并在“电子版发言”门户网站提交完整书面发言。

如本方案所述,将编写并在适当时候印发联合主席关于各代表团之间互动对话的摘要。现在,各会员国代表可以发言、发表评论和提问。

亨德里克森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欧洲联盟和以下44个国家发言: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黑山、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乌克兰和我国联合王国。首先,我们感谢共同主席组织这次及时的讨论,讨论我们为确保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感谢小组成员所作的贡献。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和纽约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活动的讨论与维也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讨论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反映在大会第一和第四委员会之间。另一方面,正如规定召开本次会议的第76/55号决议确认的那样,这两个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可以为确保外层空间人类活动的安全、保障、可持续性发挥关键的互补作用,以便空间系统未来能够继续为人类谋福利。举例来说,蓄意摧毁空间系统不仅会对安全、还会对空间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对人类的空间飞行活动以及广泛的其他空间任务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因此,我们欢迎我们今天齐聚一堂讨论两个委员会共同关心的问题。

自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上次于2019年10月举行联席会议(见A/C.1/74/PV.20)以来,我们在提高对空间安全和空间系统所受威胁的认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当中许多人呼吁就如何应对空间系统所受威胁开始一次新的包容各方的对话。这一呼吁促成了在接下来一年通过了题为“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的第75/36号决议,并由此产生了秘书长2021年7月的报告(A/76/77)。随后通过了第76/231号决议,该决议设立了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推进这些想法。我们各国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起步工作感到高兴,并高度赞扬工作组主席、智利的赫尔穆特·拉戈斯·科勒先生以包容、透明和创造性的方式指导它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各次会议上的讨论证实了航天国家和未来航天国家对空间安全有着广泛的、跨区域的兴趣。我们认为,这些讨论已经在为我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促进各国之间透明度和信任的共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尤其欢迎各方在讨论期间对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适用于外层空间活动这一点给予了压倒性的承认和肯定。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为空间领域的活动提供了基础,但显然需要就如何将规则适用于某些行为形成更具体的规

定和集体理解。我们肯定国际人道法在空间问题上的适用性，并要指出这一肯定本身并不是在允许或鼓励诉诸武力。相反，这是在提醒各国，某些行为从来都不合法，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是如此。

多年来，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辩论一直在两种观点之间僵持——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一、综合性文书，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相信，我们正在逐渐打破僵局。许多国家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这些文书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唯一措施。正如秘书长在他2021年报告中指出，

“外空安全的可能解决方案涉及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自愿准则、规则和原则……令人鼓舞的是，会员国重申，自愿准则、规则和原则，包括不具约束力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构成法律措施的基础。希望能够以循序渐进、持续和相辅相成的方式继续在上述每个领域开展工作”（A/76/77，第47段）。

自愿、集体确立的负责任行为准则，再加上加强相互理解、对话和透明度以及分享空间领域意识，将有助于减少误解和意外升级的风险。

此外，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制定和执行行为规范，例如努力落实越来越多国家作出的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承诺，是最终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宝贵举措。从历史上看，这是国际空间法一直沿袭的道路。国际社会首先制定了不具约束力的原则和规范，此后制定了一些条约。随着时间推移，通过证明自愿措施的有效性，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信心，将它们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和规则。这是重要的一步。在一个充满角逐和竞争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能够相信我们所制定的规则，相信它们实际上是可以执行的，相信各国将会遵守。

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各国执行外空委2019年通过的21项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的努力和

制定相关最佳做法如此重要。为商定序言和准则付出了近十年的努力，代表着在制定自愿措施以确保所有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地利用空间方面的一个重大演变。外空委开展这项工作通过不断对话和切实执行来取得持久进展提供了机会。我们认为，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不同，但相辅相成。两者相加，将加强外层空间的整体安全、可持续性和安保。

哈桑共同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位代表，因时间有限，各位应尽一切可能遵守五分钟的时限，以便我们大家都能在本次会议上互动和发言。目前发言名单上还有奥地利、瑞士、哥斯达黎加、葡萄牙、荷兰、阿根廷、俄罗斯联邦、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萨尔瓦多、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大韩民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没有发言。当然，任何其他希望登记发言的代表团都可以那样做。

Sellner女士（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第一和第四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奥地利支持我们刚才听到的联合王国的发言。此外，我想强调以下几点。我要感谢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再次促成本次联席小组讨论，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协调处理利用外层空间各方面问题的联合国实体的重要作用。

奥地利欢迎去年设立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我要再次强调确保外层空间环境和平、安全、有保障并且可持续的重要性。所幸的是，由于该工作组和其他论坛，外层空间没有变成战场。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确保外层空间永远不变成战场。但是，除了在国家对空间系统所构成威胁方面的负责任行为规范、规则和原则之外，要想保持外层空间安全可靠，我们还必须应对许多其他挑战。

在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上曾指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是联合国协调和促进空间活动国际合作的主

要机构。它的总体任务是加强监管外层空间的国际法律制度,努力改善条件以扩大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空间活动急剧增加,已经开始对其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构成挑战。2021年全球发射的卫星数量,相当于太空史上往年所有年份发射量的总和。每周都有50多颗新卫星发射,其中大部分是由私营公司为商业目的而发射的,未来的发射量会更大。除鼓励尚未签署关于外层空间的联合国条约的会员国签署这些条约之外,我还要强调根据相关公约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的空间物体的重要性,以便全面了解这方面的活动情况。

我们认为,外层空间是全球公域,应该为所有人的利益和福祉进行探索和利用,不让任何人掉队,在此我指的也包括子孙后代。因此,我们欢迎通过《21项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支持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正在开展的工作,及其为确保我们能够在安全和可持续的外层空间环境中长期开展空间活动所做的努力。

空间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一级,我们努力展示空间解决方案在各个政策领域的潜力和益处。若要进一步发展空间部门,并为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造福,我们就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外层空间环境。因此,迫切需要就可持续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达成进一步协议。针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实体和私营部门行为体以及其它方面的参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发展现有的监管框架,以便界定和确立坚实的国际做法,以实现外层空间活动、未来探索、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以及空间交通国际协调的长期可持续性。

去年,大会通过了“空间2030”议程(第76/3号决议),其中涉及长期可持续性指导方针,并经外空委彻底谈判,直至其100个成员国达成共识。该议程不仅反映了对外层空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而且规定通过外层空间应用在地球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继去年世界空间论坛专门讨论把空间解决方案用于气候行动之后,今年由外层空间事务厅与奥地利共和国共同举办的世界空间论坛将专门讨论整

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将于明年9月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做准备。

在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中提出的建议以及后续磋商中,外层空间多利益攸关方对话被确定为筹备2024年未来峰会的高级别轨道之一,并得到支持。奥地利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和将明年的世界空间论坛用于首脑会议的筹备。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奥地利继续致力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致力于在这一多边框架内开展利用空间解决办法促进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

哈桑共同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我谨再次吁请本次联席互动会议的所有发言者遵守时间限制,因为发言者名单很长,而且我们希望听到所有发言者发言。

阿希纳尔女士(瑞士)(以法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外层空间事务厅和裁军事务厅组织本次会议,并感谢各位发言者的发言。

瑞士赞同联合王国所作的联合发言,并愿在我国在第一和第四委员会上的发言之外,以本国的名义补充几点。鉴于时间有限,我将仅做一个简短的发言,但将提供发言全文及其英文译文。

首先,瑞士谨重申,我们遵守联合国处理空间问题的各机构的各自任务规定,并欢迎举行本次会议。的确,这有助于协调各种做法,避免重复,并确保不同工作方法的互补性和一致性。这些目标需要裁军界和空间界之间的跨学科对话和定期会议。

其次,我要具体谈谈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此要提及一个例子,即在国际安全和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方面都有影响的空间活动——主动清除碎片和在轨服务活动,或者广而言之,会合和近距离操作活动。正如第四委员会2019年通过的外层空间长期可持续性准则D.2所述,这些活动有可能促进更可持续地利用空间和更好地保护轨道环境。我们认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必须继

续研究与这些活动有关的科学、技术和法律问题，如协调拟接近的物体的鉴别工作，或者规范国家间的这类活动。

另一方面，会合和近距离操作活动所必需的技术和控制也可能被用于敌对目的，以夺取、扰乱甚至摧毁敌方的卫星。如果未予通知或者未进行协调，近距离接触可能具有威胁性。因此，如果我们要避免误解，透明度和通知就非常重要。这些方面是处理国际安全和裁军问题的论坛担负的责任，无论是第一委员会、其附属机构，还是裁军谈判会议，都是如此。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瑞士要感谢秘书长提交的《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 报告，并感谢查明与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若干挑战。我们赞同加强全球空间活动治理的目标，以便为维护空间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使空间能够得到长期安全和可持续的利用。为此，瑞士将继续参与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外空委的工作。就后者而言，关于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工作依然至关重要，能够为空间交通协调的初始要素铺平道路，瑞士对此表示欢迎。外空委的工作也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卫生保健或气候变化领域的目标做出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外空委能够为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和“未来峰会”的筹备工作做出贡献。

陈·巴尔韦德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赞赏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就外层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举行第四次联席会议。这是我们目前讨论与空间活动各方面可持续性有关的问题的唯一论坛。

为满足后世后代的需要，必须有能力在今后继续无限期地开展空间活动，从而实现公平得享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惠益等目标。在这方面，哥斯达黎加希望强调空间活动可持续性的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空间活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活动。约60%的可持续发展指标需要以空间活动来落实或者监测其进展情况。空间有助于发展，我们必须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其次，我们必须像爱护地球家园一样爱护空间，并且必须共同努力，使空间没有碎片。我们不能在地球上和地球外的环境保护之间制造人为的鸿沟。尽管一些国家在空间探索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的是，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全球公域。因此，我们有责任呵护它。我们也有责任避免我们的全球公域发生空间悲剧。外层空间是造福于全人类的资源。

第三，如不确保空间活动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就不可能保证这些活动的可持续性。在任何情况下或以首先、第二次或第三次使用为借口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只有少数国家开展空间活动的情况下，外层空间的治理是按照在不同情况下确立的标准进行的。今天，外层空间愈加民主。许多国家已经涉足空间开发，社会各个部门，包括学术界，当然还有私营部门，都参与了这些活动。当务之急是调整空间治理，使其适应我们的新现实，让每一个相关行为体都参与进来。空间是人类的全球公域，确保其可持续性是个人的责任。

费雷拉·席尔瓦·阿兰达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赞同联合王国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也要赞扬共同主席召开本次第一和第四委员会联席会议。

正如我之前的其他发言者提到的那样，外层空间是全球公域。因此，它需要一种全面和贯穿各领域的做法。事实上，这是一个全球公域，我们需要保护它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因为我们希望实现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所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我提到了安全和可持续性方面，但也注意到王先生提到的空间安保、空间安全、空间可持续性和

空间稳定等构想,以及他就我们两个委员会之间进一步深化联手合作的可能性提出的建议。因此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们认为,需要在所有国家之间及在所有与联合国有关的论坛进行一次公开对话,以确保可持续地利用外层空间为人类造福。考虑到这一目标,尽管已在讨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我们仍赞成制定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在这方面,我还要重申,我们欢迎会员国提出的所有避免进行破坏性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倡议,因为这种试验影响到为造福所有人而建立的空间生态系统。

我们还认为,继续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相互补充的方式进行讨论至关重要,以便实现建立一个更安全和繁荣的外层空间的目标。葡萄牙也欢迎空间资源活动所涉法律问题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因为葡萄牙渴望看到与所有代表团大力合作,继续保持这方面工作的良好节奏。我们还欢迎确定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工作方法和工作计划,因为我们积极致力于外层空间的长期可持续性。

我们对2019年长期可持续性准则的执行情况做了一次内部评估,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被作为葡萄牙航天局及其战略的综合组成部分加以推行。这也体现在多项举措中,包括葡萄牙航天局的旗舰项目之一,即最近在里斯本峰会上发起的人工智能登月挑战,其口号是“用可持续空间促进可持续地球”。正如哥斯达黎加代表刚才所述,可持续地球和可持续空间实为一体,这些提案均聚焦促进可持续海洋和利用人工智能可持续的管理陆地和空间资源。

未来十年,我们将目睹空间领域发生巨大的变革,出现新的公共和私营行为者、新的国际合作,以及新的空间探索方式,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提前规划。葡萄牙已经拥有提供数据、地面传感器和服务以监测空间碎片的公司,这些公司不久即可为卫星运营商提供防撞能力。因此,我们也要赞扬共同主席邀请利益攸关方参加今天的会议,因为我们

坚信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贡献将带来益处。

同在我之前发言的其他代表如奥地利和瑞士代表一样,请允许我申明,我们支持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特别是秘书长关于以联合国为基石,建立更强大、更为网络化、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体系,包括外层空间方面多利益攸关方对话的想法。在此背景下,最后请允许我指出,作为对这一对话的贡献,葡萄牙将在2024年上半年,组织一次关于空间活动管理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将是年晚些时候将举行未来峰会。在这方面,我们也期待所有参与者合作。

In den Bosch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荷兰欢迎举行本次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关于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联席小组讨论。针对联合王国的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身份强调三个挑战,并在结束时向通报人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个挑战来自明确区分空间安全和空间安保的复杂性,正如在一次通报会上已经解释的那样,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涉及不受限制地利用空间和空间资产的问题。空间资产固有的两用性质,进一步加深了空间安全和空间安保的日益交织。这在例如空间交会和近距离操作方面显而易见,因为用于为在轨卫星提供维修和燃料补给的技术与核心轨道和反卫星操作所需技术具有可比性。在负责任行为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不排除未来制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可能性,这是最务实的前行之路。用这种做法,我们可以改进空间安全及其可持续性,同时避免对用于促进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能力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第二个挑战是对目前的空间安全、安保和可持续性的总体法律框架缺乏共识造成的。联合国的五项外层空间条约集体构成有效空间治理的基础。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不再拖延地加入这些条约,并将这些条约纳入本国空间法。此外,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利用这些条约中设想的机制,妥善登记本国的空间活动,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透明。对我

们来说,国际人道主义法显然适用外层空间,一如它适用于地球,所有国家都必须根据国际法开展外层空间活动。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增强各多边论坛之间的协同作用,以确保空间安全、可靠和可持续。这些论坛有各自的任务规定和作用,但同时可以受益于现有的专门知识、想法和记录在案的成果。在争取提高协同作用时,我们应非常谨慎地避免维也纳的讨论过度政治化,也避免日内瓦的讨论过度司法化。

今天的联席小组讨论是促进这种协同作用的一种方式。另一个例子是太空监视与跟踪。太空监视与跟踪通过提供防撞指导及重返和碎片信息,已经证明其在提高空间安全方面的价值。但有效、客观的太空监视与跟踪还有更多潜能,可用于监测空间活动和核查国际协议的遵守情况。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使空间日益拥挤、争夺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和技术动态仍在快速继续,需要我们紧急关注。我们需要避免因纯粹程序性的辩论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拖延。相反,我们应该在纽约和维也纳注重实质。

最后,再次提及Al-Rodhan先生也提到的加强协同作用的问题,请允许我最后向通报人提出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更多的实际可能来加强协同增效,特别是为了加强跨区域合作与互动?

阿尔瓦雷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欢迎举行今天的第一和第四委员会联席小组讨论。阿根廷深信,除各自主管范围外,只要这两个委员会之间保持对话和发挥协同作用,避免重复努力,大会的工作定会更有效率。我国赞成达成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是各论坛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履行特定工作,另一方面是相互协调和携手合作,不把空间问题视为相互隔离的密封隔间,而考虑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与利用外层空间所面临的威胁之间自然存在的相互关系。

空间活动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外层空间的冲突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危及所有用途和用户。空间活动正有意或无意地生成一些新的威胁,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并迅速升级为冲突或影响网络安全。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四个需要讨论的要素。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轨卫星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因此,它们提供的服务可能会受到干扰,也可能发生碰撞,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众多行为体参与当前空间活动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不应该认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开发对空间系统及其应用构成威胁的技术。第三,航天工业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考虑那些拥有技术和手段的行为体有可能从月球和小行星上开采资源的情景。第四,与空间系统的网络安全、在空间试验、放置和使用武器、蓄意的动能攻击和反卫星试验有关的问题都会关系到运行中的空间物体的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此外,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对外层空间活动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最后,阿根廷重申会严格遵守和尊重应适用于各国探索和利用空间活动的各项原则和协定,包括空间非军事化和严格用于改善居住在我们星球上的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和平,以及无论任何国家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都应在开展空间活动方面进行区域和全球合作,造福全人类。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在10月10日举办了《外层空间条约》生效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该文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际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的基石。不幸的是,一些国家继续宣扬该条约不完整或跟不上当今世界的观点。它们提出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通过外层空间负责任行为的准则、规则和原则,这反映出一种众所周知的西方理念,即应该有一个与国际法并列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我们要提醒自己,《外层空间条约》明确规定了我们作为国家如何开展空间活动以及如何完全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目的而开展空间活动。尽管如此,一些国家——首先是美国——已经公开表示,其空

间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在轨军事霸权。华盛顿及其盟友采用了宣称外层空间是另一种作战环境的理论,说到底,就是把外层空间作为武装对抗的新舞台。

他们正寻求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包括打击能力。此外,北约也一直在公开将武装冲突地区内纯民用外层空间基础设施作为军事目标。私人商业系统正在被直接用于支持敌对行动,例如为指挥部队收集情报。西方集体拥有在其全球覆盖范围内部署这些武器的机会,事实上,也就是有可能在我们星球上任何地方使用这些武器的机会。

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没有任何有效措施来应对这种局面。因此,北约认为它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将民用卫星和组织用于军事目的的做法对旨在和平利用近地空间的国际努力构成严重危险,威胁到对地球上数十亿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福祉所依赖的多个社会经济进程构成威胁。因此,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也受到威胁。

我们的欧美同事似乎并不关心这一事实。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试图通过发起暂停特定类型的反卫星武器系统等各种外交政策行动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正在外层空间进行军事准备工作的注意力。虽然美国的这种想法可能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站不住脚,也经不起考证。这些选择性措施不足以确保所有参与者外层空间活动的全面安全。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只能共同努力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此外别无选择。为此,联合国会员国接受绝对不让外层空间出现军备竞赛的义务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最好是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来对这一义务作出规定,而且该文书应适用于在轨道上放置所有类型的武器。在此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以及防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攻击外层空间物体的条约草案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基础。

和平探索外层空间是人类的一个关键目标,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和裁军谈判会议

正在为此做出努力。我们赞成这两个机构按照联合国赋予的任务解决与外层空间活动安全有关的所有问题,并避免任何重复。

在此背景下,我们感到失望的是,绝大多数会员国同意了强加给它们的倡议,即设立一个所谓的负责任行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而该工作组被赋予的任务基本上与外空委和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做的工作重复。我们也不理解,作为所谓未来峰会的一部分,在2023年举办有非政府空间相关机构参与的外层空间多边对话对加强外空委有何帮助。我们的印象是,这次活动的方式和形式不太可能帮助我们取得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空间探索成果。

和平探索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应充分支持人类的逐步发展。今天,如果没有空间技术,我们很难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外层空间的手段和方法,并将其作为我们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

哈桑共同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指出的是,离今天上午会议结束还有30分钟,甚至不到30分钟。我们还要听取一些代表团的重要发言,然后,我将请专题小组成员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名单上还有大约10位发言者,我请所有发言者尽可能简明扼要,以便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这是我们就这一具体议题举行的唯一一次会议。应当记住,发言稿全文将会载入本次互动会议的记录。

塞蒂亚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祝贺共同主席,并感谢他们和小组成员。

作为一个主要航天国家,印度在发展先进的外层空间应用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柱。印度反对外层空间武器化,并一贯主张继续将外层空间作为不断扩大的合作努力的前沿,而非冲突的前沿。印度支持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进行实质性审议,我们仍然致力于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经多边谈判

达成一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范围全面、得到普遍接受、可核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我们同样对空间碎片给外层空间的安全和长期可持续性带来的潜在危险感到关切。印度尽最大可能，采取了若干最为务实可行的措施和做法，包括联合国和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末级钝化、发射时碰撞评估、业务卫星空间物体接近度分析、对地静止轨道卫星任务后报废至超同步墓地轨道以及近地轨道卫星寿命末期火箭各级脱轨。

印度认为，空间态势感知是安全和可持续的国家空间行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印度建立了一个安全和可持续的空间业务管理系统和一个空间物体跟踪和分析网络，以提高国家空间物体监测能力，并确保印度的外层空间活动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我们认为，必须在相关论坛，如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讨论并进一步研究总体上与空间碎片有关的问题。印度继续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担任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主席。印度高度重视促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作为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召开五十周年的一项举措，我们开展了为期八周的纳米卫星开发能力建设方案。2019年举办了两期课程，有33个国家的60名官员参加，第三期课程已经开始，约有22个国家的32名官员参加。

卡西姆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世界正在发生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并出现新的空间经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推进关于可持续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全球对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识到，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并继续将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包括制定指导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准则和标准。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应继续致力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避免开展违反国际义务的空间活动，包括可能危及会员国自由利用和探索外层空间能力的活动。

我们同样对空间资产面临的现有威胁和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感到关切。在这方面，我们重申致力于制定措施和手段，确保外层空间的安全和安保。应该让拥有新兴空间计划的国家有机会发展其空间计划，以支持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起草管理技术进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原则时，应予以认真关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申明致力于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国际努力。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地利用外层空间。

最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必须继续采取步骤确保空间活动的安全和安保。我们也敦促国际社会继续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议空间安全以及与空间活动中的稳定和负责任行为有关的问题，并促进多边和区域合作。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你让我们发言。我再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本委员会开展集体努力，争取提供安全和公平的空间准入及探索机会。

李松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重视联大一委、四委就外空问题举行联席会议，这有助于各国从不同角度探讨外空安全问题，统筹应对空间活动的安全影响。

当前，外空安全和可持续问题日益紧密交织，外空军控与和平利用交叉融合趋势更加明显，行为体更加多元。外空领域全球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机构之间围绕外空全球治理更有必要加强协调合作。联合国未来峰会也是今后几年这一领域多边努力的一个重要机会。中方愿与各方分享以下三点主张。

一是应聚焦外空面临的最根本威胁，推动外空军控条约谈判。尽管外空安全和可持续利用面临多方面威胁，其中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风险上升，仍是最大和最根本性的威胁。如果外空成为战场，外空安全和可持续利用将无从谈起。

围绕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问题谈判达成军控条约, 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不足, 确保外空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是国际社会的长期共识, 更是维护外空安全和长期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出路。

中国呼吁各国积极支持今年联大一委的L.70号决议草案, 设立联合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 在上次政府专家组的基础上, 继续就外空国际法律文书要素进行讨论。

第二是应加强各平台和进程之间的沟通协作, 形成外空治理有效合力。长期以来, 联大一委、四委、外空委以及裁谈会、裁审会等多边机构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与此同时, 一些新进程的出现也导致不同平台和进程间出现了相互踩脚的现象。外空安全问题应该由一委、裁谈会、裁审会等裁军机制处理, 而在和平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安保问题则应继续在外空委处理。联合国各平台和进程间须加强沟通协作, 聚焦主责主业, 避免越俎代庖、重复劳动。我们这个联席会应该正是在发挥这样的作用, 应该继续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为联合国相关机构间的沟通协作提供平台, 从而提升外空全球治理的成效。

三是应确保各成员国广泛、平等地参与, 确保外空国际规则制定进程的公正性和包容性, 在制定外空国际规则进程中应平衡处理外空安全与和平利用的关系, 确保各国平等享有和平利用外空权利, 特别是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的利益,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双重标准和单边制裁, 避免滥用安全威胁等借口妨碍他国和平利用外空活动。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开放式工作组的进程业已过半。坦率地说, 这个进程中, 各方立场、诉求极为多元, 达成协商一致任重道远。开放式工作组是不是真正能够起到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作用、特别是充分尊重和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主张, 真正平等平衡地体现各方立场诉求, 这都需要成员国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中方愿继续与各方共同努力, 积极在外空领域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维护外空安全和长期可持续利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哈桑共同主席: 为使专门小组成员能够有时间回复我们的问题, 我再次吁请发言名单上剩下的所有代表团将其发言控制在已分配的时间之内。我向他们保证, 他们的所有书面发言将全文上传至电子发言门户网站。

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女士(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 请允许我表示, 萨尔瓦多感谢举行本次联合小组讨论, 以处理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与可持续性方面的潜在挑战。

为节约时间, 我们将只提出我们想请问联合小组的问题。有鉴于涉及空间资源的科学和经济活动的发展对当前和未来构成挑战, 我们愿请问专门小组成员对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A/74/20, 附件二)的更新进程有何看法。同样, 如何能够加强在能力建设与开发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 以便实现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主要目标? 本次发言的全文将在电子发言门户网站上提供。

黄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正如你请求的那样, 我将言简意赅。本着对话的精神, 我将谈谈我的联合王国同事所做的联合发言。在这方面, 主席先生, 我谨首先感谢你和共同主席挑选这些小组成员。我想, 你们的选择是出色、全面并且均衡的。我谨发表四点简要意见, 如果这些意见看似过于简单化, 我谨表示歉意。

根据本次辩论会, 我的第一点意见是, 不言而喻, 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个议题涵盖民用和军用两方面的问题。我同意我的中国同事的意见, 即: 这两个问题有重叠之处。我的第二点意见与第一点有关, 即: 我们具备处理这些重叠的理念性手段, 这些重叠一方面涉及外层空间的安全, 另一方面则是其安保。我的第三点意见涉及维护空间安全与安保的不同理由。我们不能把外层空间的敌对活动或行为、包括蓄意制造空间碎片和涉及卫星基础设施失灵事故所致的后果归入同一类别。它们不是一回事。但是, 目标是相同的, 即: 使所有国家能够拥有对空间的自由准入。因此, 与俄罗斯代表团的意见相反,

联合国的进程不存在重叠。我的第四点意见是，巩固空间安保和确保空间安全将取决于两种截然不同却彼此互补的规范性——我再说一遍，规范性——理由。不言而喻，我们必须为未来设想的规范性框架必须包括产业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表现出创新精神。主席先生，正如你提到的那样，存在武器化的问题。我国认为，谈论空间中的武器制造了困难，因为武器由什么构成这个概念正在发展演变，特别是在涉及新技术的情况下。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因为本次会议正是我们加强联合国在不同但互补的进程中的协调所需要的。

哈桑共同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遵守时间限制。我再次提醒各代表团，他们的发言全文将上传至电子发言门户网站。

麦克南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赞同先前联合王国以42个代表团的名义所做的发言。我们也欢迎有机会就空间安保和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发表更多意见。

我们尤其感谢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努力组织内容详尽的小组讨论，并纳入商用空间产业的观点。正如我们在上次举行联合小组讨论（见A/C.1/74/PV.20）以来的三年中所看到的那样，商用空间部门在继续推进空间技术与应用的疆界。由此形成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就业，比如清洁能源技术和宽带接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商用空间运营方在制订安全和可持续的空间活动的技术标准与最佳运营做法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对美国来说，商用空间产业是努力促进执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的《减少空间碎片指导方针》及其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指导方针（A/74/20，附件二）的一个关键伙伴。这种协作连同与其它国家与日俱增的合作为加强空间活动的全球治理做出了贡献。

美国的《空间优先事项框架》和《国家安全战略》重申，我们长期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外层空间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将继续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各种努力，以推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并通过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如负责任的空间活动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来增进国家间的信任。具体而言，去年美国高兴地加入了关于题为“‘空间2030’议程：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的第76/3号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该决议强调了外空委和外层空间事务厅在推进有关空间可持续性和相关能力建设的国际空间合作方面的独特作用。美国期待明年在外空委及其小组委员会就规划一次空间问题多利益攸关方对话进行讨论，该对话是2024年9月未来峰会的一部分。该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和各种筹备活动可为会员国召集政府和其它主要空间行为体、盘点空间安保和可持续性面临的一系列广泛挑战提供重要机会，也为处理当前与新兴问题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机会。

为使我们能够进行透彻的讨论，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充分执行外空委的《减少空间碎片指导方针》和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指导方针。这些准则是保护空间环境和推进和平利用空间国际合作关键原则的基石。所有国家都必须充分履行这些准则，以确保政府以及商业和其他私营部门的活动都符合这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准则。

充分执行外空委的指导方针，也有助于在联合国裁军论坛中作出的独特且相辅相成的努力。联合国裁军论坛侧重于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通过国家安全空间活动负责任行为规则、准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正如我国代表团昨天在第一委员会指出（见A/C.1/77/PV.22）的那样，美国欢迎大会第76/231号决议所设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取得的进展。我们也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上继续讨论空间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

最后，美国鼓励其他代表团支持由美国和其他33个代表团提出的第一委员会新决议草案（A/C.1/77/L.62），该草案呼吁所有国家承诺不进行破

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这一承诺可以作为一项紧急的初步措施,目的是防止外层空间环境受到损害,同时也有助于制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

Jeogin女士(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大韩民国欢迎今天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可能面临的挑战,因为用务实和全面的办法处理外层空间问题很重要。

大韩民国支持联合王国代表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联合发言。

我谨借此机会强调大韩民国作为一个航天国家,对确保空间环境安全、可靠和可持续的承诺。在这方面,大韩民国谨回顾,它曾在第一委员会的专题辩论期间宣布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见A/C.1/77PV.22)。

过去一年,大韩民国充分支持并积极参加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进程。我们认为,目前的讨论将有助于通过外层空间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此外,大韩民国坚定地致力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并谨强调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的作用和努力。随着大韩民国空间能力的提高,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

最后,大韩民国重申其对和平与可持续利用外层空间的坚定承诺,并向所有国家保证,其空间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

Ghelich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今天的所有发言者和专门小组成员的宝贵发言和贡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强调通报人的公平地域分配的重要性。我们希望,任何有关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问题所需的重视。

今天,世界目睹空间技术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外层空间冲突的数量增加以及一些政府旨在控制该领域或寻求优势的活动,暴露了现有文书不仅在应

对外层空间安全所遭遇的新挑战方面,而且在应对促进和平利用和探索外层空间所遭遇的新挑战方面存在不足。针对这一不足,一些国家提出了负责任行为的概念。然而,虽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姿态,但我们认为,这一概念是一个主观、过于简单、模糊和不明确的说法,为政治期望所驱动。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这些准则通常基于期望,而不是基于对寻求法律协定的支持。

如同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将行为建立在准则而不是法律协定的基础上,会成为一些国家逃避责任并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的工具。因此带来双重标准、政治分歧、技术壁垒和滥用单方面限制,并以此为借口,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制造障碍。鉴于一些国家正在迅速发展其空间军事资产和方案,武器化的威胁是我们在外层空间面临和必须紧急应对的最严峻挑战。如此,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文书减少和预防威胁的努力,比仅仅应对不负责任的行为或其他真正或新出现的威胁来得更为紧迫、有效、高效和必要。

外层空间安全挑战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是各国的义务。在一些国家已宣布外层空间为新的战争场所,而且正在发展军事能力,建立太空军事部队,并利用外层空间先进军事技术谋求霸权和优势的情况下,试图用制定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准则来应对这些国家的行动是浪费时间。为了维护外层空间的安全,所有此类行动都应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则加以规范,而不是用任意评判他人的规范应对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行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提出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条约草案,以此为基础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我们还积极参加了2017年设立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政府专家组及其2018年和2019年会议。不幸的是,某个国家反对工作组的共识,并阻止在联合国就其报告达成共识。有选择性的做法,例如基于行为的有选择性的做

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做法导致产生政治上武断任意的判断和没有法律框架的歧视性措施。如果没有法律确定性,特别是空间行为是否合法的法律确定性,就无法判定其是否不负责任。

最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时期,正在开展旨在将人类送往外层空间遥远地区的方案,并计划发射数以千计的新卫星,我们看到安保、安全和可持续性面临新的威胁。因此,我们的监管制度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根据这个新时代进行更新,以保护外层空间这一全球公域。

最后,我们敬请在稍后编写共同主席的联合报告时准确反映我们的愿望。

加林多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谨赞扬组织今天这次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联席小组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在承认两个委员会的职权有所不同的同时,不要忽视其工作的互补性。

正如在关于外层空间的专题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各种活动中,空间资产对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都至关重要。

由于总体上愈加依赖空间,在该环境中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可能严重损害为子孙后代得享和平的目的的可持续地利用地球轨道的前景。此外,被认为不负责任和不可持续的活动有可能被视为对空间安全的威胁,这可能导致误解和事态升级。

巴西特别重视确保本次会议能够促进思考解决蓄意制造空间碎片问题的必要性。正如许多发言者强调的那样,外层空间日益拥挤;因此,促进空间资产的安全是一项切实存在的挑战。在这方面,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建议为保障外层空间的可及性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安全角度来看,巴西积极参加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正在开展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可能制定基于现行法律框架的自愿性准则和规则,从而为今后通过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奠定了基础。巴西对该进程的支持基于如下想法,即必须营造一种信任的环境,以便为今后关于一项条约的谈判奠定适当基础。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方面需要采取的主要步骤是禁止破坏性的反卫星试验。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破坏性反卫星武器的开发、试验和最终在冲突中的使用,依然是当前对外层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的最严重威胁。这种武器是空间方面不信任和不稳定的主要肇因,而其试验会产生大量持久存在的碎片,导致轨道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并加大与空间物体碰撞的风险。我们希望,结束这些试验的承诺将是朝着改善外层空间安全问题谈判环境、特别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迈出的首个重大步骤。

一种互补的做法是确保外层空间长期保持开放、安全无虞以及具有可持续能力的关键。我国代表团致力于继续开展讨论和谈判,集中处理将影响我们如何利用外层空间的所有方面问题,为此采取一种全面做法,力求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弥合分歧,并使我们能够履行自身授权任务,通过谈判达成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法律文书。

哈桑共同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重申共同主席要求各代表团发言力求简短的呼吁。

奥马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采取行动举行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关于外层空间相关问题的联合小组讨论会。我们感谢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的有益发言,并赞赏迄今的实质性意见交流。

作为一个新兴航天国,巴基斯坦拥有一项规模不大但日益发展的航天计划。我们同样对外层空间的安全和可持续能力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感到关切。从今天的讨论中还可以明显看出,外层空间所面临威胁的范围扩大,也愈加复杂。从任何客观情况来看,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都在加剧,外层空间环境的武器化程度也高于以往任何时候,给和平利用带来相应的风险。

外层空间是全球公域,包括月球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只能为了和平目的和所有国家的利益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所有国家,无论其科学、技术或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有权一视同仁地进入其间。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存在国际共识,我们继续坚信,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和集体利益。令人担忧的是,这两项基本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对待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基础——正日益受到挑战和威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破坏。

除了日益拥挤和争夺日趋激烈的外层空间构成的挑战,特别是空间交通管理和减少碎片方面的挑战——这项工作对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依然很重要——在安全领域还存在着令人不安、被一些人日益视为一种新常态的趋势。核、网络、常规和外空领域的武器技术平台和专门结构日益一体化,这放大了武器部署所构成的威胁。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和部署及其与外层空间系统、反卫星武器和定向能武器的结合,是外层空间和地球家园受到此类威胁的最突出形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与军事利用外层空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包括民间情报与军事机构日益插手各种活动,都有据可查。

这种情况清楚地凸显出,为了应对这些日益增大的威胁和风险,亟须改进现行的外层空间安全层面规范性和法律架构。当务之急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订立一项防止军备竞赛的条约,从而填补众所周知的漏洞。巴基斯坦认可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对促进国家间信任的价值,但并不认为这些措施可以取代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所幸的是,若干多边机构肩负着独特的任务,负责审议和制定一套措施,以确保外层空间依然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全球公域。我们完全支持每个平台根据其授权和权限发挥作用。各种论坛上的讨论也表明,必须避免陷入只关注外围问题却忽视外层空间安全方面核心问题的陷阱。如果说外层空间确实需要一个基本责任框架的话,今天就应该从批准和遵守所有五项外层空间问题核心国际条约做起。

空间是一种有限而脆弱的资源,总体上必须继续被视为全球公域。不言而喻,没有可信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来保护外层空间免受日益增大的威胁,就很难确保实现空间安全这一目标。以零敲碎打、挑挑拣拣或厚此薄彼的方式解决外层空间安全问题似乎也不可行。对外层空间的安全、包括我谈到的各个方面采取统筹做法,依然是最切合实际的选择。这还可能具有更多好处,那就是造福于所有国家并符合其利益。

马卡列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共同主席给我机会表达白俄罗斯的观点。我的发言将会简明扼要。

我们遗憾地指出,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边努力继续受制于世界主要大国不惜损害共识和多边主义原则的政治化做法。我们正目睹多边体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紧张和对抗加剧,系统性军备控制工具遭到破坏,包括在外层空间。我们谨提请各代表团注意,必须恢复基础广泛的国际对话,才能重树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信任。

我们重申,我们坚定支持俄罗斯和中国拟定的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以及对空间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我们再次强调,至为重要的是发起国际倡议,推动在政治上恪守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原则。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加入该项倡议。

我们还呼吁所有国家在讨论外层空间相关问题时摒弃划定红线的做法。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最佳方式是举行专家级对话。白俄罗斯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全面和相互尊重的对话。

哈桑共同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听取了互动对话中的最后一次发言。我现在请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回应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我请我的兄弟、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奥姆兰·沙拉夫先生发言。

沙拉夫先生 (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今天的所有发言者就我们讨论的议题提出问题和意见。我不想占用各位太多时间,但是,为了发表最后的一些看法,我愿根据今天进行的一些讨论着重强调几点。

至于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开展的工作,我认为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始终明确区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裁军事务厅以及外层空间事务厅(外空厅)的职责和工作范围。这些区分对于帮助我们向前推进和完成工作也很重要。然而,有关外层空间讨论的一些方面——例如在空间碎片方面正在讨论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在维也纳和日内瓦进行的讨论互为关联。当我们谈论外层空间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其可持续性和安全时,讨论显然在维也纳进行。当我们谈论安全时,则在日内瓦进行。然而,两地都讨论空间碎片问题。

因此,会员国可考虑的一个选择是促进维也纳和日内瓦两个小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能是让外空委主席或外空厅成员作为观察员参加本平台这样的会议,讨论一些事情,听取讨论,并促进两个小组之间的交流。但同样,这些都是由会员国作出的决定,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我认为会员国必须共同进行讨论,并就此作出决定。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般性意见。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请大家提问——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做。

哈桑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卫星行业协会的珍妮弗·沃伦女士发言,如果她想作出回应或发表任何意见的话。然而,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尽。我将要求每个人都讲英语,因为口译员可能会离场。

沃伦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意识到我们的时间很紧,但我认为,关于能力建设的问题——我想,这是萨尔瓦多代表提出的——可能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航天业非常注重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同许多行业一样,航天业也短缺人才,我们正非常努力地借助各种资源培养人才。我认为,如果可以,

我现在只想着重强调一些资源。一个是国际宇航联合会(宇航联),我确信,许多成员都熟悉它。它开设早期职业生涯和近期毕业课程,提供实习和指导项目,同时,其设在各国的附属机构也有开展这项工作的分支机构。这只是在组织层面,但是,许多个体空间公司在高中、社区学院以及大学层面都开设自己的课程,通过编程、学徒、实习、赞助和奖学金等方式推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进步,包括在特定空间领域。因此,许多实体都在设法为这项工作投入资源,我乐于与任何想要更多指标的人进行沟通。

哈桑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沃伦女士的意见。

我现在请王国玉先生发言。

王国玉先生 (以英语发言)：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钟,因此,我的发言将尽量简明扼要。首先,我想谈谈资产倡议的问题。坦率而言,我不大相信该倡议会顺利或有效地促进空间安全。

哈桑共同主席 (以英语发言)：王先生,抱歉打断你,但是,我们不再有口译服务,因此,会议不得不到此结束。

我们听取了专题讨论小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各代表团今天下午互动对话的摘要将在适当时候编写印发。在结束我们的工作之前,我要感谢各代表团就我们今天联合小组讨论的议题和指示性主题所作的富有见地的发言,并感谢给予担任共同主席的我本人和斯里兰卡的莫汉·佩里斯大使的合作与支持。

第一委员会下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时整在本会议室举行。委员会将继续在“裁军机制”专题组下进行专题讨论。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也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本会议室再次开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下午1时20分散会。